

“读”享宁静

□廖天元



大出版家张元济说:“天下第一好事,还是读书。”这句话琢磨起来有味道,至少传递出两个意思:一是天下好事很多,但读书排在第一。二是一个“还”字,说明张老是通过慎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。

曾阅读过陶行知老先生关于读书的文章,他劝诫年轻人“好读书、读好书、读书好”。孩子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班级举办读书会,要求家长发言,我根据陶老的说法,加上自己的经验,赶鸭子上架做了一回抛砖引玉,没曾想到竟然得到校长的高度肯定。

读书究竟“好”在哪里?最近,硬核医生张文宏给出了一个答案:不读书,就是人家怎么欺负你,你就怎么欺负回去。但如果你书读多了,你会选择不再跟这些人有关系。

这个答案另辟蹊径。与传统的书中自有颜如玉、书中自有黄金屋、学而优则仕等正面回答迥然不同。但这个答案,恰恰触动了我的内心。我的体会是,好在养心,换句话说,读书会让内心宁静而淡定!

人一辈子,都在追求平安、健康和幸福。但是,我们在与自己、与人、与物的相处中,却充满了焦虑。我们迫不及待想看清自己的内心、寻找存在的意义、克服未知

的恐惧……内心免不得波澜起伏。

于是读书,便成了我们寻找安宁的捷径。

婚姻让我们焦虑。爱的自私与无私,婚姻契约的束缚与本能的自由渴望,固定伴侣的单一和多元性伴侣的新鲜,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,对立又统一的同时存在。我们错误的认为,婚姻是为了爱,其实不知道这仅是一个浪漫的描述。事实上,婚姻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出轨问题,男女博弈后达成的契约。婚姻对男性而言,“如果你想让你的基因传递下去,你不能像猴子一样暴力打斗,胜者占有女性;你也不能像伯劳鸟那样偷情出轨,让别的男人养你的后代;而你只能通过婚姻明媒正娶,签署社会契约来与女性接触繁衍后代。”(北大心理学教授刘嘉)两个人始于颜值,陷与“财”华,忠于人品,安于陪伴——这是幸福婚姻的必经之途。

孩子让我们焦虑。天底下最艰辛的职业可能是父母,最简单的职业或许也是父母。但做一个称职的父母,却是一个艰难的命题。伊坂幸太郎说,“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,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。”我们很多时候答不上孩子出的“考

题”。我们搞不懂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优秀,自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平庸。读过阿德勒的《自卑与超越》才明白,原来人一生的命运基本在童年注定,于是,可怜的孩子用一生治愈童年,幸运的孩子用童年治愈一生。初为父母,我们哪里懂得《倾听孩子》,我们哪里知道《孩子是怎么学习的》,哪里会正确面对《孩子:挑战》。更多时候,我们用自以为是的逻辑拔苗助长,迫不及待用外力敲碎保护孩子的“外壳”,活生生让一只只“雄鹰”在童年折断翅膀。

我们也为自己焦虑。很多人不知道命运是自我实现的预言,人生的轨迹靠着内心的推动,而误以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,我们选择性忽略掌控的欲望,有意无意忘记“被看见”的需求——事实上,它们正穿着“名和利”的外衣搅动得人坐立不安。我们渴望拥有财富,却不知道取得的最好路径是“为他人创造价值,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。”(张维迎《市场与政府》)。当我们明白“关系就是一切,一切互为镜像”(武志红)的时候,时光已经染白我们的双鬓。

通过读书,我们的心灵与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对话,他人的智慧化作我们的经验,我们有机会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、抽丝剥茧,从而穿越迷雾、看清事实、悟透人生。事实没有改变,内心却因视野的开阔,认识的提升而渐渐安宁。

疫情期间,我偶然读到美国作家威廉·麦克尼尔的《瘟疫与人》,他说,疾病尤其是传染病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、国家的形态以及文化的样貌。因为战争,让瘟疫发生转移。因为瘟疫,人们不得不迁徙。又因为未知,不得不创造解释,于是宗教也就油然而生——这样的说法让我大开眼界。

更为巧合的是,他这样的结论与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中论述的不谋而合。戴蒙德说,欧亚大陆有了枪炮、病菌与钢铁,在与其它大陆的对决中占尽优势。这种先天的环境论,开创了以“气候、环境、物产、科技”等视角研究人类历史的新模式。虽然感觉有些偏颇,但依然让人眼前一亮。蓦然明白,自然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,任何时候都起作用。

孔子说,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乐乎!”我不相信这个“学”指现代意义上的学习和读书。相反,现在读书真“苦”。但不否认,读书是件“好事”。独乐乐何如人乐乐,少乐乐又何如众乐乐。社会上读书氛围浓了,我们身边的世界也就安宁了许多。



做咸菜

□谭杰

那天在妈妈家,见弟弟把从乡下亲戚家拿回的一大袋青菜做了处理,分门别类,物尽其用。青菜叶泡酸菜坛里,腌制好了可以用来做酸菜鱼,青菜头剥皮后可以炒着吃,也可以和儿菜一起做泡菜,完了,弟弟将剩下的叶子和剥下来的皮准备扔掉,我见状赶紧对他说,把那一大堆废弃的菜皮拿给我做咸菜吧。弟弟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不以为然,说咸菜太便宜了,几块钱就会买许多回来。我知道这个理,但我就想体会一下做咸菜的感觉,反正是要扔掉的,何不拿来让我练练手呢。

不记得在哪里吃过这样的咸菜,只记得辣辣的、脆脆的、香香的,感觉很好吃。小时候见过妈妈做咸菜,知道一点做咸菜的方法,就算万一不知道如何操作,还有妈妈可请教呢。

说干就干。我将拿回家的菜皮一一

清理,扔掉实在不能用的,把挑选出来的菜皮剔除上面的筋,然后清洗干净,用笊箕盛着,晒在阳台上。做咸菜最紧要的就是天气,天气好,几天时间咸菜就做好了。那几天天气也很眷顾我,之前一直是阴天或小雨,在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阳光灿烂,春光明媚,没过几天菜皮就晒蔫了。将晒蔫了的菜皮用清水洗净后,再晒干,待水分适量时,撒盐杀水,盐的分量为晒干的菜皮分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,菜与盐的比例很重要,不然做出来的咸菜就会太淡或者太咸。用手将盐揉进菜皮里面,揉搓均匀,放入适量辣椒面、花椒面,少量芝麻,再晾一晾咸菜就算做好了。吃的时候以个人喜好再加一点醋或者辣椒油,嚼在嘴里脆脆的、辣辣的,有一点点青菜的清香和阳光的味道,不管是配白粥、米饭还是馒头,都会让人胃口大开,家里人都赞不绝口。我很遗憾

做得太少,转而一想,这本来是要丢掉的啊,而今我这也是叫物尽其用,化腐朽为神奇吧。

随手将做的咸菜拍照发在朋友圈,引发了圈里的小地震,朋友们纷纷留言称赞,还有朋友说平时没有看出来,这只拿粉笔写黑板还可以写文章的手,竟然还能做出咸菜来。

隔天在朋友圈里见到我一个在外地的学生发了一个动态,说是想吃鼎锅饭、喝米汤、吃咸菜,打电话回老家,叫妈妈给准备铁鼎锅和咸菜。哈哈,之前我在朋友圈里也晒过我做的锅巴饭。一问,果不其然,学生见我做的咸菜,想起妈妈的味道了。

现在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,哪里干过这样接地气的活,以为什么都是超市里长出来的,这些快要失传的爷爷奶奶辈的手艺活鲜有人再尝试,即便是农村会操作的人也越来越少,很多咸菜的味道,只能留在了记忆之中。但我认为,这可以作为一种生活的体验和回味,那些带着前辈生活烙印的复制品,可以丰满我们现在的的生活,不忘来时的路。

而我,要的就是一种感觉,一种情怀。将一堆废弃的蔬菜做成传统的美味,或者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食材,通过你的努力,精心的搭配和烹制,每一盘菜都装满了你的心思,一桌丰富的佳肴,和家人、朋友、心爱的人一起分享,那是一种满足和成就。生活不只是高大上,还有接地气的人间烟火,吃得来

西餐,品得来红酒,也做得来咸菜,咽得下糟糠。

我想这样更接近生活的本真。不忘曾经的苦,不忘过去的痛。

咸菜虽登不了大雅之堂,入不了满汉全席,但在寻常百姓家,它是外婆时代的救命菜,妈妈时代的下饭菜,我们这一代它是生活的调味品,而我们的下一代会当它是亚硝酸盐过多的垃圾食品,未来或许只存在于教科书中了。

咸菜可以算是一种中国文化,据说至少起源于青铜器时期以前。纵观全国各地,都有风味各异,制作方法不尽相同的咸菜。鲁迅在《风波》里写到:蒸得乌黑的干菜很诱人。其实干菜就是用芥菜、萝卜茎叶或榨菜叶腌制成的一种咸菜。四川人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个泡菜坛子,也几乎每餐都可以见到咸菜的踪影,很多的蔬菜都可以用来做成咸菜,比如:黄瓜、蒜、萝卜、白菜、笋、姜、青菜、芥菜、辣椒、茄子、豆角等等。川东地区的人煲汤的时候习惯加一点菜心咸菜,你还别说,少了咸菜的汤,味道大不一样。

或许有人会认为咸菜太小儿科,而事实上,这小小的咸菜也可以做成大产业。始创于1898年的“涪陵榨菜”就是咸菜中的翘楚。七十年代在法国举行的一次世界酱腌菜评比会上,中国的涪陵榨菜和欧洲的酸黄瓜、德国的甜酸甘蓝被誉为世界三大盐腌菜。

小咸菜,大作为。